論語集解義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集解義疏

(二)

何晏集解

皇侃義疏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論語述而第七

【疏】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既夷險、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譬賢不遇、非賢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疏】子曰至老彭○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自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竝、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爲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竝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己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道、故曰信而好古也、所以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殷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疏】子曰至我哉○〔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誨、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

○〔註〕鄭玄曰至之也○〔云人無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疏　子曰至憂也○〔云德之不脩者〕得理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世人不脩也。〔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恆宜講說。使決了也。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徙意從也。而世人不徙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不善。當自改正令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恆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疏　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也。燕居者、退朝而居也。申申者、心和也。夭夭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溫。注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註〕馬融曰至貌也○申申、心申暢。故和也。貌舒緩。故夭夭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卽美舒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疏　子曰至公也○夫聖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竝。若不爲人主。則必爲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恆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衰而發衰久矣。卽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無俟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奇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卽謂攝行天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

子曰志於道〔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疏 子曰至於藝○此章明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窮者也道既是通通無形相故人當恆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於德者〕據者執杖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事有形有形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仁劣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者〕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其輕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註〕道不可體○不可體謂無形體也○〔註〕德有成形○前事有涯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疏 子曰至誨焉○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爲贄贄至也表己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鴈士雉下則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誨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註〕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

疏 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諮而未能宣悱悱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

心憤憤乃後爲開導之若不憤則不爲開也又待其口悱悱而後乃爲發明之若不悱則不爲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悱憤而先爲啓發則受者識錄不堅故須悱憤乃爲發啓則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舉一云云者〕隅角也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爲教雖待悱憤而爲開發開發已竟而此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註〕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疏 子食至不歌○〔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卽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註〕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 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徒搏也憑河徒涉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疏 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於事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汝也自降聖以下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行捨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

藏也。唯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之銜勇。故抑之也。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憑河。言搏虎須杖。渡河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渡河。必致傷溺。若爲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軏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爲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銜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必也云云者〕孔子既抑子路。而又云我所以與者。政欲須臨事而懼。又好爲謀事而必成者也。沈居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尙其勇。鄙昧也已甚。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惡。實爲太深。余以爲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己才之近。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己也。言許己以麤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三軍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麤近也。○〔註〕孔安國曰至問也。○〔云大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爲三軍將者〕將、猶帥也。孔子得爲三軍帥時也。○〔註〕孔安國曰至涉也○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楫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註〕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子曰至所好○〔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而吾亦爲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之道也。○〔註〕鄭玄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云若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爲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能愼之也。

疏　子之所愼齊戰疾○記孔子所愼之行也。齊者、先祭之名也。將欲祭祀、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齊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傾、身體髮膚、彌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愼之、故後則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卽戎、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竝是愼戰也。疾者、宜將養、制節飲食、以時、人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故云子之所愼齊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

疏　子在至斯也○〔云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者、舜樂名也。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而心爲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故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衞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范甯曰、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竄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謀慮也。爲、猶作奏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而猶盛耶。且若其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遷奏六代之樂、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善、亦悉以化民。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

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善而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存而不能化民者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爲惡王所御乎既不爲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末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註〕忽於肉味○忽猶忘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註〕鄭玄曰爲猶助也衞君者謂輒也衞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衞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註〕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也疏冉有曰至爲也○〔云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者〕爲猶助也衞君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衞君孔子時在衞爲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衞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衞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爲非則知助輒答以夷齊爲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爲賢且爲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爲惡也所以答冉有云夫子不爲衞

君也。○〔註〕鄭玄曰至否乎○〔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劉聵于戚者〕後、謂輒立爲君後也。劉聵奔在戚。輒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劉聵。遂入衞奪輒位也。〔云衞石曼姑帥師圍之者〕至哀公三年。衞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劉聵于戚也。〔云故問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衞至十一年反魯。至十五年冬。劉聵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劉聵從戚入衞爲君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註〕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疏　子曰至浮雲○〔云飯蔬食飲水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言孔子食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麤食薄寢。而歡樂怡暢自在。麤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儵聚欻散。不可爲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註〕鄭玄曰至有也○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疏　子曰至過矣○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爲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誡。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朗又爲一通云。鄙意以爲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閒然者也。是以孔子卽而因之。少而誦習。恆以

爲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註〕易窮至過也○〔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疏 子所至言也○〔云子所雅言者〕子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爲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及也故顧歡曰夫引網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註〕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云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誦詩是詠歌書是謨誥故竝須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疏 葉公問至云爾○〔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比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尚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諦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子路也奚何也其孔子也謂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食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之

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疏　子曰至者也○〔云我非生而知之者者〕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王薀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羿灌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疏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力、謂多力也。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子弒害君父之事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殺君、子殺父、竝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誦答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王肅曰至言也○〔云怪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羿灌舟烏獲舉千鈞之屬者〕羿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灌、推也。烏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烏獲能舉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弒君子弒父者〕惡逆爲亂甚者也。〔云神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疏　子曰至改之○此明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有勝者則諮受自益。故云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人上爲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故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

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註〕言我至師也○〔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就注意亦是敵者也既俱非圓德則遞有優劣也〔云擇善云云者〕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疏 子曰至予何○予我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愚心恆欲害孔子孔子故明言語之使其凶心止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江熙曰小人爲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爰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 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苞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疏 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者〕二三子諸弟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恆言孔子於已有所隱惜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無云云者〕行猶爲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爲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爲教恆用此四事爲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疏　子曰至恆矣○〔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者〕有恆、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爲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爲惡者。故亦不得見也。〔云亡而云云者〕此目不恆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指無爲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恆反。故云難乎有恆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註〕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疏　子釣至射宿○〔云子釣而不綱者〕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一得魚。是所少也。若綱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爲也。故云子釣而不綱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此人皆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栖宿之鳥也。孔子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栖宿之鳥也。所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羣。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註〕孔安國曰至鳥也○〔云綱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繩也。〔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擲以取鳥。謂爲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

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籥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籥也矰矢不在籥者爲共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苞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疏 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云云者〕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爲異端也時蓋多有爲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爲穿鑿也人居世閒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註〕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註〕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疏 互鄉至往也○〔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一鄉之人皆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云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見來見孔子也此互鄉有一少兒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嫌怪也言彼一鄉皆惡況復少兒乎孔子忽然見之故弟子皆嫌惑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爲門人釋惑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何太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進則必是潔己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過之行言其既潔己而猶進之是與其潔也而誰保其往

日之所行耶。何須惡之也。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〇〔註〕孔安國曰至甚也〇言汝等爲惡。其鄉而憎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〇〔註〕鄭玄曰至行也〇虛、謂清其心也。然鄭注云去後之行。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註〕苞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子曰至至矣〇世人不肯行仁。故孔子引之也。問言仁道遠乎。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江熙曰。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卽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爲過也。○司敗問至知之〇〔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魯君也。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對曰知禮者〕答司敗曰。昭公稱知禮也。〔云孔子對者〕答司敗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吾云云者〕相助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是君子。而今匿

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於吳也。〔云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娶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爲惡事者。而謂爲不知禮乎。〔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告。而自稱名云是已幸受以爲過者也。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譏。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過。則何禮之有乎。〇〔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〇陳有司敗之官也。〇〔註〕孔安國曰至過也〇〔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涅而不緇。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

疏 子與至和也〇此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爲歌。然後和也。案。衛之後句不及也。〇〔註〕樂其至之也〇如前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爲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

疏 子曰至得也〇〔云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謙也。文。文章也。莫。無也。無。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亦未得也。〇〔註〕文無者猶俗

言文不也○何云俗云文不當是于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也○〔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自許有故云豈敢也不敢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抑爲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自許也抑語助也爲猶學也爲之不厭謂雖不敢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弟子亦不能學爲此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註〕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註〕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疏子疾至久矣○〔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爲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爲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樂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

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祭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爲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爲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縢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樂義則猶是使門人爲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譏此而同彼不如依何集爲是也○〔註〕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爲謚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 疏 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不遜者僭濫不恭之謂也固陋也人若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爲失若不遜陵物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爲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爲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疏 子曰至戚戚○〔云君子坦蕩蕩者〕坦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懼也小人好爲罪過故恆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不猛恭而安 疏 子溫至而安○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厲世也溫和潤也厲嚴也人溫和者好不能嚴厲孔子溫而能厲也又人作威者心事雄猛孔子威能不猛也又恭者好聳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故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疏　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係心慮、今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粃糠累眞、故泰伯次述而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註〕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賢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疏　子曰至稱焉○〔云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太王之長子也、太王者、即古公亶甫也、亶甫有三子、大者泰伯、次者仲雍、少者季歷、三子竝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三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爲不易、太王是諸侯、已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途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者〕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者也、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註〕葸畏懼之貌也。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註〕苞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偸薄也。

【疏】子曰至不偸○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爲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下。所以身自爲勞苦也。〔云愼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過甚也。若愼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擎跪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疆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爲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偸者〕故舊、謂朋友也。偸、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爲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誡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疏】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云云者〕啓、開也。予、我也。孔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己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己亦全而歸之也。先足後手。乎近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云者〕既令開衾。又引詩證己平生敬愼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愼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人於高巖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寒心。恆畏墜落也。冰之厚者。猶不可履。況跣行薄冰之上。執不斂身戒愼恐

陷乎。言我平生畏愼身體之心。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卽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小子、諸弟子也。曾子言竟而呼諸弟子語之。

令識己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註〕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

疏　曾子有至司存○〔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愼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簀。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己之懷而已。〔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此以下卽曾子所述善言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謂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蹌濟。如此則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

故云斯遠暴慢也。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顏色故爲次也。人之顏色。恆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也。出言有章。故人不敢鄙穢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豆盛俎醢。籩盛果實。竝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卽斥前三禮也。而好修飾籩豆。籩豆比三事爲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汝也。有司、謂典籩豆之官也。○〔註〕苞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註〕鄭玄曰至耳也○〔云人不敢欺誕者〕誕、猶詐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惡、鄙醜也。戾、背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能不悖。故鄙戾不入於耳也。○〔註〕苞氏曰至器也○依苞此注。亦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爲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註〕 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 馬融曰。友、謂顏淵也。 **疏** 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於不能者〕能、才能也。時多誇競。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恆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獨諮問尋求也。〔云以多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己識雖多。常不敢自言己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處人閒未嘗以己之才德爲有。爲實。恆謙退如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己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

似乎爲教而然。余以爲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爲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爲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友、謂顏淵也。曾子言唯昔吾友能爲上諸行也。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註〕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 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爲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既未能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目也。君身尊重。故云託。示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而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苞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註〕孔安國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 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者〕士、通謂丈夫也。弘、大也。毅、謂能強果斷也。言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

釋所以宜弘毅義也。卽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旣以仁爲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爲重乎。〔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時而止。必至死乃後而止耳。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興於詩。〔註〕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註〕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疏】子曰至於樂○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云興於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云成於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爲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志。風旣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惇行孝悌。是先學樂後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疏】子曰至知之○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雖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奸。民知有防而爲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爲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爲亂也疏子曰至亂也○〔云好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爲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己之貧賤則此人必爲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爲亂也〔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冀其感悟若復憎疾之太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爲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疾之太甚是使之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疏子曰至已矣○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旦之美而用行驕恡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恡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恡棄也況驕恡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恡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也已○勸人學也穀善也言學三年者必至於善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此章教人立身法也〔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

〔云守死善道者〕蜜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薄。不會明時。故爲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爲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寵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逍遙也。在朝者亦謗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衞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疏 子曰至耳哉○師、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卽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悾悾而不信。〔註〕苞氏曰。悾悾、慤也。宜可信也。吾不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疏 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狂者用行。宜其直趣無迴。不俟於善惡。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

侗、謂儱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云悾悾而不信者〕悾悾、謂野蔡也。野蔡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蔡者皆詐詭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險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爲明務使姦僞不興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竝日月猶曰不知也。〇〔註〕宜謹愿也〇謹愿、無情愿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疏　子曰至失之〇言學之爲法急務取得恆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去失當錄之爲意也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爲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〇〔註〕學自至之耳〇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疏　子曰至與焉〇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得時有天下竝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宜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竝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註〕苞氏曰蕩

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子曰至文章○此美堯也。〔云大哉堯之爲君也者〕爲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爲君之德大也。〔云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位禪舜。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賞。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也。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稷、契、皐陶、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也。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云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云唐虞云云者〕此是才難之證

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代之閒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周。周最爲盛。雖爲盛。尚不滿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爲十人之數。所以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一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彪以爲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爲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爲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爲德之至極者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以下者〕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弟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爲望。爲周太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顛第六也。閎夭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殷冢州牧曰。伯、文王爲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苞氏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城。城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閒

然矣。疏　子曰至然矣○此美禹也。〔云禹吾無閒然矣者〕閒、猶非覿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不知何以厝於非覿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禹吾無間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偽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墻棟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愼與。〔云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閒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爲急。故最先也。二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爲次也。三是居室。居室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麤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乎鬼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甚自麤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是首服。爲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爲卑。卑尊俱居中。可知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韠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上通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室也。而通達畎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禹吾無閒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閒然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五

論語子罕第九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者既少。故聖應亦希也。所以次前者外遠富貴。既爲粗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寔能及之。故希言也。○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竝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人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註〕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者〕。卽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禮智信五者。竝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上生故曰行盛也。〔云寔能及之者〕。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寔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爲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疏　達巷至御矣○〔云達巷云云者〕五百家爲黨。黨各有名。此黨名達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達巷人美己。故呼弟子而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乎。欲自謙也。〔云執御乎執射乎者〕既欲謙己之不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所執執於御及射乎。御、御車者也。〔云吾執御矣者〕向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註〕鄭玄曰至卑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御。御比禮樂射爲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註〕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或從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註〕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疏　子曰至從下○〔云麻冕禮也者〕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云麻冕禮也。〔云今也純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末不復用三十升布。但織絲爲之。故云今也。〔云儉者〕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云儉也。〔云吾從衆者〕衆、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人從易用絲。故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末每事奢華。孔子寧欲抑奢就儉。今幸得衆共用儉。故孔子從之也。〔云拜下禮也者〕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泰也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也。當于時周末。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

下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違衆而從舊禮拜於下。故云吾從下也。○〔註〕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冠冕通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註〕王肅曰至恭也○〔云臣之云云者〕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也。臣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又再拜。謂爲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然。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末時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爲恭也。

子絕四。毋意。〔註〕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註〕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註〕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也。

子絕　子絕至毋我○〔云子絕四者〕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故云絕四也。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事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心也。凡人有滯。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窈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是也。無所抑必。由無意。故能爲化無必也。〔云毋固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追固執之。不反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恆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今爲其跡涉茲地。爲物所嫌。恐心實如此。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註〕羣萃○萃、聚也。

子畏於匡。〔註〕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註〕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註〕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註〕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疏　子畏至予何○〔云子畏於匡者〕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爲漫。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卽以物畏爲畏也。〔云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得圍。而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己。茲、此也。孔子自此已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敎化天下也。文王今旣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云、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云云者〕旣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卽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旣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旣沒於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爲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今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旣未欲喪此文。使已傳之。則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衞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爲後代之軌。已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註〕苞氏曰至圍之○釋誤圍之由者也。○〔註〕此自此其身也○身、夫子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註〕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註〕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疏大宰至多也○〔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聞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故多能爲鄙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繆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樂肇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爲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鑒也。○〔註〕孔安國曰至分也○〔云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冢宰。或云大宰。故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疏牢曰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註〕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疏子曰至竭焉○〔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閒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無意也〔云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爲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己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註〕知者至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爲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註〕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疏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己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應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蘊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鷹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爲瑞也如龍圖授伏犧龜書畀姒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犧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苞氏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註〕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

疏　子見至必趨○〔云子見齊衰者者〕此記孔子哀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恤不成人也、預也、〔云冕衣裳者者〕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者〕記孔子愍不成人也、瞽、盲者也、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瞽者不預也、瞽輕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爲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註〕恤不成人也○恤、憂也、

顏淵喟然歎曰、〔註〕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註〕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言忽怳不可爲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註〕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疏　顏淵至也已○〔云顏淵喟然歎曰者〕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覩也、物雖堅者、若鑽錐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己腎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上下之絕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爲邊遠、故怳惚非己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顧愈後、

故去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尚竝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文章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束。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才者〕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罷。故盡竭我之才力學之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也。〔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絕。雖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子疾病。〔註〕苞氏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註〕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註〕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註〕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註〕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註〕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疏　子疾至路乎○〔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使門人爲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爲人君且嘗爲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閒云云者〕孔子病少差也。少差曰閒。謂少差爲閒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閒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爲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

矣也〔云無臣而爲有臣者〕無臣而爲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云且予與云云者〕又以理喩之言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云且予縱云云者〕又明在三同也大葬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棄擲於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註〕孔安國曰至曰也○

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註〕 馬融曰韞藏也匵櫝也藏諸匵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耶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 苞氏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疏** 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事以諮衰否也美玉譬孔子聖道也言孔子有聖道可重如世間有美玉而在此也〔云韞匵云云者〕諸之也韞裹之也匵謂匣櫃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道如美玉在此爲當韞匣而藏之爲當得貴賈而賣之否乎假有人請求聖道爲當與之否耶〔云子曰沽之哉者〕答云我不衒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哉明不衒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者也者〕又言我雖不衒賣然我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註〕 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 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疏** 子欲至之有○〔云子欲居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爲疑乎不復遠申己意也孫綽

云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註〕馬融曰至種也○四方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鬼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跋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軵八旁春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軺三織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註〕馬融曰至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　疏　子曰至其所○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註〕馬融曰困、亂也　疏　子曰至我哉○〔云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閨門者謂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爲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云三事爲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竝不爲酒所困故云三事爲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疏　子在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

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善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 疏 子曰至者也○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 云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苞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疏 子曰至往也○〔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爲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爲山垂足唯少一簣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爲善如爲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者〕此奬人始爲善而不住者也譬於平地作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簣一簣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爲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 疏 子曰至也與○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卽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疏 子謂至止也○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顏

淵分已滿至於屢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勖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嗟嘆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疏 子曰至矣夫○又爲歎顏淵爲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沴煬氣不能有粒實者故竝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年矣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年少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疏 子曰至已矣○〔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已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知云云者〕焉、安也來者、未來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云云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註〕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爲貴也 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註〕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 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疏 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言彼人有過失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爲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爲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改者耳故云改之爲貴也〔云巽與云云者〕巽、恭遜也繹、尋續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

恭昔故云異與之昔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彼彼必亦特遜爲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己而已不能尋繹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繹行遜耳故云繹之爲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敎故孔子云末如之何也末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愼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 疏 子曰至憚改○此事再出也所以然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敎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疏 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緼枲著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註〕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註〕馬融曰臧善也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 疏 子曰至以臧○〔云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子曰云云者〕衣猶著也弊敗也緼枲著也狐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尙奢華皆以惡衣爲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枲著袍裘與服狐貉輕裘者竝立而不爲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忮云

云者〕孔子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德美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子路之爲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爲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己才以爲美。故終身長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忮不求乃可。是道亦何足過爲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尚復有勝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註〕孔安國曰縕枲著也。○枲、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縕。故絮亦曰縕。玉藻曰縕爲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註〕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疏　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竝不爲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本蓊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回。故不爲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脩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逼闇世。不得不遜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智者不惑。〔註〕苞氏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

疏　子曰至不懼。○此章談人性分不同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爲用。故於事無疑惑也。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爲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爲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爲不畏強禦。故不懼也。○〔註〕孔安國曰不憂患

也〇內省不疚。
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註〕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註〕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註〕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斯可

疏　子曰至有哉〇此章明權道之難也。〔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正起也。道、謂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處師門共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爲友、共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爲權也。故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孳孳之功。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爲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玄邈。如其室奧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〇〔註〕適之至者也〇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

學正道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註〕雖有至極也○能檃量輕重即是曉檃也○〔註〕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檃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者〕初逆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疏 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註〕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鄭玄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註〕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註〕孔安國曰闇闇中正貌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 疏 孔子至與如也○此一篇至末竝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爲鄉郊外爲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溫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溫恭則言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應順酬答及入大廟每事須問竝不得不言也言須流喉故云便便言也言雖流喉而必謹敬故云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故侃侃如也〔云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者〕上大夫卿也闇闇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闇闇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踧踖恭敬貌也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註〕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註〕孔安國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註〕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

君召至顧矣○〔云君召使擯者〕擯者、爲君接賓也。謂有賓來。君召己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己接賓。故己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躩如者〕躩、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故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云揖所與立云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己爲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詣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倚。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邏迤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竝用強半數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邏迤而東南。亦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賓。擯答語。使上介傳以次而下至下介。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戾手相揖。既竝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進。在庭行時也。翼、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已送賓時也。復命、反命也。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賓已去。云不顧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註〕鄭玄曰至之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是也。○〔註〕苞氏曰盤辟貌○盤辟卽足轉速也。○〔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道賓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孔安國曰。斂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註〕孔安國曰。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孔安國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註〕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疏　入公門至踖如也○〔云入公云云者〕公。君也。謂孔子入君門時也。鞠。曲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君門雖大。而已恆曲斂。如君門之狹不見容爲。〔云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樓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行君道。示係屬於君也。臣若倚門立時。則不得當君所行棖闑之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云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己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卽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爲敬也。〔云其言似不足者者〕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少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者〕至君堂也。攝。摳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之未升之前。而摳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攝齊者。爲妨履輟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者〕屏。謂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謂除藏其氣。如似無氣息者也。不得煞噎損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云沒階趨進翼如者〕沒。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踧踖如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註〕攝齊者摳衣也

○曲禮云兩手撮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註〕苞氏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註〕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享禮有容色〔註〕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覿愉愉如也〔註〕鄭玄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疏執圭至愉如也○〔云執圭云云者〕謂爲君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魯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爲敬愼圭雖輕而已執之恆如圭重似已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上如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戰鬬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恆如戰時也〔云足蹜蹜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蹜蹜猶蹴蹴也循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恆如足前有所蹴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爲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之爲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爲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楊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覿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齎己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爲私覿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

○〔註〕足蹈至行也○解蹈蹈有循之事也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註〕鄭玄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同聘時也○〔註〕鄭玄曰至禮見○私禮謂束帛乘馬之屬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註〕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齋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註〕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絺綌。必表而出。〔註〕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註〕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褻裘長。短右袂。〔註〕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孔安國曰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註〕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註〕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註〕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註〕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註〕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齊。必有明衣。布。〔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疏　君子至衣布○〔云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者自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紺緅者孔意言紺是玄色也緅是淺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緣也所以不用紺緅爲衣領袖緣者玄是齋服若用紺爲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練而受淺絳爲緣也若用緅爲衣飾是似衣喪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云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尙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爲時多重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閒色綠爲青之閒紅爲赤之閒碧爲白之閒紫

爲黑之閒。緇爲黃之閒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爲閒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閒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閒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閒也。緇、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又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又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故爲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縐、單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爲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云緇衣羔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玄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爲之。襞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云素衣麑裘者〕素衣、謂衣裳竝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衆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鄭玄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案鄭以論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云麑裘長短右袂者〕麑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爲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爲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屬身者也。若手閒屬袂者。則名袪。亦曰袖也。〔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

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爲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既經喪親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帀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竝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齋倍腰者也〔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內主素故羔玄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齋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註〕孔安國曰玉飾衣也〇然案孔以紺爲齋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爲似齋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縓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緇且檢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〇〔註〕鄭玄曰至客也〇然前褻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〇〔註〕孔安國曰至佩也〇備佩所宜佩若爲大夫而玄冕公侯袞黼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〇〔註〕孔安國曰至服也〇皮弁以鹿皮爲弁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者也〇〔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〇然浴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溼也

齊必變食〔註〕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註〕孔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註〕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魚

餲而肉敗不食〔註〕孔安國曰魚敗曰餲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註〕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註〕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註〕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也不多食〔註〕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註〕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註〕鄭玄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註〕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云居必遷坐者〕亦不坐恆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麤則諛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云食饐而餲者〕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餧者〕餧謂魚臭壞也魚敗而餧餧然也〔云而肉敗者〕肉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餧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餧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饐而餲以下並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爲色惡色惡則不可食也〔云臭惡不食者〕臭惡謂饌臭不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失生熟節也煮食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云不時不食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云不得其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鹹醯薤食魚膾芥醬並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多不

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嫌亦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祭於公、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褻慢鬼神之餘。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不語寢不言者〕言是宜出己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語。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臥須靜。若言則驚鬧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云者〕蔬食、麤食也。菜羹瓜祭、謂用麤食菜羹及瓜。持此三物供祭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味故也。○〔註〕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饐、臭變也。餲、味變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古者醬齊葅三者通名也。芥醬卽芥齊也。○〔註〕周生烈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爲俎賜之。祭統云。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註〕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疏　席不至出矣○〔云席不正不坐者〕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齒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 疏 鄉人至阼階○〔云鄉人儺者〕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卽時退疫鬼隨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毆疫鬼也一年三過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玄云此儺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云此儺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陰陽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玄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註〕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疏 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爲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苞氏曰遺孔子藥也 曰丘未達不敢嘗〔註〕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疏 康子至敢嘗○〔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魯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鄭玄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疏　廐焚至問馬○〔云廐焚者〕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云子退朝者〕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爲魯司寇。內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註〕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註〕孔安國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先嘗食然也。疏　君賜至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嗜食。必正坐先嘗之。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也。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爲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爲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疏　疾君至拖紳○〔云疾君視之者〕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王藻云。君子之居。恆當于戶。寢恆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爲。○〔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欒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鄭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卽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在宮不俟屨。在家不俟車。是也。○〔註〕鄭玄曰至隨之○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註〕鄭玄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疏入大廟每事問○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疏朋友至我殯○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疏朋友至不拜○〔云朋友之饋者〕謂朋友有物見餉也。〔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我不拜謝也。所可拜者。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敬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註〕苞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容。〔註〕孔安國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疏寢不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欹。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溫溫。故不爲容自處者也。○〔註〕苞氏曰至人也○偃臥、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臥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却。唯當欹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註〕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註〕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也、

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狎、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趨也、〔云見冕云云者〕褻、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爲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爲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爲軾、若在車上、應爲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僂、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云迅雷風烈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爲烈也、風疾而雷、此是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是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閹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又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註〕孔安國曰至饋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註〕苞氏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也、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

至親指〇〔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者〕謂孔子升車禮也。綏、車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以上。所以爲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衞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〇〔註〕苞氏曰至轂也〇〔云輿中云云者〕車牀名。輿。故云輿中也。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嶽。五嶽、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閒也。竝是不過衡軛之類也。〔云旁視不過轙轂者〕旁、謂兩邊也。轙、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轙轂也。

色斯舉矣。〔註〕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註〕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註〕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疏 色斯至而作○〔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閒過。見山梁閒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如山梁閒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嗅、謂鼻歙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顧歡云。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微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

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敏。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